

太行山里的一个奇特去处

中国民俗文化村——于家石头村

□ 雨晴

于家石头村,位于我省井陘县中西部,建于明朝成化年间,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,是一座中国民俗文化村,古村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全村95%以上的村民是于姓,相传是明代政治家、民族英雄于谦的后裔。先祖于有道迁来时,这里还是一片旷野,“与木石居、与鹿豕游”。村中大多数男子都是能工巧匠,他们祖祖辈辈靠自己的双手用石头修梯田、雕成石器、盖成石屋、铺成街道,直至建成庞大的石头村落。

于家石头村是石头的世界,其中的石头古街堪称一大景观。石头村的先人们对建房布局和街道设置都有明确规范,东西为街,南北为巷,不通谓胡同,全村共有六街七巷十八胡同,总长3700多米,

这些窄窄的街道,全为青石铺就。这些明清古道历经岁月沧桑,人来畜往,每块石头都被磨得细腻光滑,铮铮发亮,尤其经过雨水的洗礼后,熠熠闪光。石街两旁是一座座石头院落,其中最为壮观的当数“四合楼院”。这是一座上砖下石的巍峨建筑物,房屋百间,面积近千平方米,分为东西两院,均为北高南低,两院正房下层均为石券洞室,九间无梁殿,建筑宏伟高大,古朴典雅,偏正侧倚,错落有致,宽敞豁朗,冬暖夏凉。石头村整个村落街依房建、房与街齐、呼应顾盼、规划有序。遍布全村的花草树木春绿夏艳,将原本有几分冰冷的石门石街装扮得妩媚动人。

在于家石头村,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建筑“清凉阁”,又名“神仙阁”,坐落于村东口,是于家村

的标志性建筑。此阁始建于1581年(明万历九年),相传由力大无比的于喜春所建,清凉阁原拟九层,但修至二层时,于喜春在悬挂风动匾时砸伤手臂,继而病故未能如愿。清凉阁共有三层,其建筑风格独特,构思奇巧,雕梁画栋、五脊六兽、斗拱重檐。东门悬有风动石匾,西门高挂扇形镏金匾,南侧嵌有圆雕龙头、扇形匾上书“清凉阁”三个镏金大字;风动石匾制作古怪,双童簇拥梅花鹿、大风不动小风动。更为奇特的是,如此高大的建筑物,竟然不打根基,不填辅料,以天然石底为基础,块块巨石就地而起,从下到上完全于打垒而成。整个建筑充满古朴粗糙之美,正如当地民谣所说的“一块石头一匹梁,一块石头一堵墙”。清凉阁巍巍然,凛凛然,耸立于山间村首,蔚为壮观。

可谓建筑史上之奇迹,民间艺术之珍宝。

于家石头村的另一个景致便是村中随处可见的水井,全村共有水井700多眼,水窖近300口,水池18个。于家石头村在建村之初,先祖们对蓄水、用水就非常重视,对水管理甚严,如清乾隆三十九年所立的“柳池禁约”碑就规定,对孤寡老人照顾;对偷水、浪费者处罚。后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,各户开始自找地方打井、修窖,有的在村边,有的在路旁,有的在地头,有的在山上,有的置院内,有的盖井房,全村上下,家家有井,户户有窖。

千姿百态的石头文化,淳朴深厚的民俗风情。真个是,“东阁西塞南洞北寨面面皆有古景点,春游夏访秋览冬赏四季都是好风光”!

“智慧女性·书香家庭”
征文作品展示

□ 燕子

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这样一种女人,读书是她生活的一部分,她们喜欢不张扬、不故作,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知性、温暖的光辉,让你不觉想去走近她们……没错,就是因为读书,她们有别于一般艳若桃李的女子,使你在人群之中可以一眼看到她们,就是因为读书,使或许貌不惊人的她们,散发出超凡脱俗的气质。让我们称这类女人为书香女人吧。

书香女人是温和的。似水般包容,决不会咄咄逼人,任性而去的把观点强加于人,也不会把他人的痛苦和不堪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更不会悲悲戚戚逢人便说自己的过往。恬静安然的让你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。

书香女人是大气的。那一份从容不迫,与世无争,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心态。不平庸、不轻浮,从不费心记着过去的种种恩怨,每一分钟都能轻松走过,不为名利而争,不为钱财而搏。淡然而快乐,悠然而幸福。

书香女人是勇敢的。书籍给了她们勇气,给了她们智慧,让她们处变不惊,敢于面对所有的冰冷和炎凉。是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”的自信,是迎难而上仰起头迎接阳光的坚强。

书香女人是灵性的。读书教会了她们的多言,何时一语不发。与书香女人的交流是轻松的,因为你在表达的、你将表达

的,你未曾表达的她们都懂,让你只能感叹那份冰雪聪明、玲珑剔透的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

书香女人,就是有内涵美的女人,尽管岁月流逝,很快会老去女人青春容颜,却无法催老女人优雅的内涵美,反而会使这种美锦上添花,增添新的韵味和魅力。因为这种美是通过文化、气质、修养、理性等诸多因素的完美结合,由内而外散发的,是不断提炼升华后的精华之美,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极致美,在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优雅之美,她们巧妙地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别人抢不走

的化妆品,凭着开卷必有益的宗旨,从中学会从容和谦和。她们用知识武装头脑,用学识充盈内心,懂礼仪、知廉耻,温厚善良,深邃幽雅,受人尊敬。

书香女人,是一种由纯天然的丰富内涵而折射出的醒目个体,内敛而不内向,淡雅而又芳香光鲜。书香女人,用知识铸就了一种宽容善良的优良品质,在丰富多彩的人生里充满了梦想和希望,生机蓬勃、阳光快乐。书香女人,纵然是独自漫步,也不会感觉寂寞孤单,即使夜幕降临,都会有一盏心灯永远点亮,不会迷失方向。

古人云: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读书吧,女同胞们!读书,能够让你视野开拓、思维敏捷,能够让你从容不迫、独立自信;能够让你超凡脱俗、雍容尔雅,能够让你仪态万方、书香横溢!

“身边的故事”
征文活动圆满结束

为动员和激励广大通讯员积极发现和撰写反邪教稿件,以广大群众身边发生的故事,深入揭秘邪教反动本质,引导大家在日常生活中,从自身做起,从点滴做起,积极投身反邪教事业,从2015年1月开始,我们在《明镜》专刊开展了“身边的故事”反邪教征文活动,至今年上半年,编辑部收到了大量的征文稿件。根据来稿质量,共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计16篇作品(见附表)。

活动虽然已经结束,但《明镜》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反邪教故事却始终如一地需要,我们渴望广大通讯员和广大读者继续对《明镜》给予厚爱,把你见到的、听到的、对广大人民群众防范和抵御邪教有帮助的精彩故事告诉我们。让我们一道,为反邪教事业添一把力、献一份智。



七一前夕,石家庄市举办了“童心向党放飞梦想”电视歌咏比赛。图为维明路小学合唱团的精彩表演。

“身边的故事”反邪教优秀征文作品表

| 奖项 | 作品题目 | 作者 | 刊发日期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等奖 | “法轮”姐妹之死 | 袁子熙 | 2015.2.27 |
| | 山村除夕夜 | 伊文 | 2015.3.27 |
| | 婶娘 | 刘媛媛 张贵荣 | 2016.1.29 |
| 二等奖 | 砸碎邪教的枷锁 | 净如 | 2015.4.24 |
| | 无以补救的悔恨 | 贾建军 | 2015.7.31 |
| | 灭顶之祸 | 冰凝 | 2015.10.30 |
| | 邻居王奶奶 | 石敬 滕梦杰 王茂盛 | 2015.11.27 |
| 三等奖 | 表姐死在传“福音”路上 | 陆姚林 | 2016.2.26 |
| | 转变 | 古月 | 2015.5.29 |
| | 心底的痛 | 历砚 官洋 | 2015.6.26 |
| | 雪花凋零 | 田雪莹 | 2015.12.25 |
| | 师父咋不保护她 | 秦青 | 2016.3.25 |
| | 如此“福音” | 季辉 | 2016.5.27 |
| | 荒唐的大姨 | 周海燕 | 2016.6.24 |
| | 拯救迷失心灵的父母 | 荀勇 | 待刊发 |
| 他们不再信“三赎基督”了 | 马兴然 | 待刊发 | |

□ 周海燕

“你们把棺材放下,谁敢把他带走,我就和谁拼命。”大姨拦住了抬着棺材的乡亲们。

“妈,你这是干什么?出殡的时候到了,你就让爸安心上路吧!”

“你们懂什么?你爸他没有死,他的魂还在身体里,师父保佑着他呢!我现在要给你爸做法,一会儿他就‘醒’了。”

“他大姨啊!你别闹了,活着的时候你念了那么多经,也没管用,人还是死了,现在你就让他入土为安吧!”

“什么是死?我们是不会死的,现在是师父召唤他去开‘法会’了。我继续念经,不久后他就会回来了。你们要是非把他带走,就连我一起带走吧!”

执拗的大姨不听亲人的劝阻,趴在大姨夫的棺材上,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人们也束手无策,不敢去拉开几近疯狂的大姨。

只见大姨双手合十,口中念念有词,开始围着棺材绕圈,不一会儿,又蹦又跳地做起了所谓的“大



身边的故事
征文

法”。

生老病死乃人之常事,为什么大姨执意认为念经就会让大姨夫死而复生呢?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多年前说起。

大姨两口子是普通农民,儿女已成家立业,做点小买卖,生活富裕。老两口平时照看孙子和孙女,打理几亩田地,侍弄一块小菜园,日子过得舒心而滋润。

那一年有个邻居来家里串门,对大姨说练“法轮功”,可以祛病免灾、保佑一家平安,修炼到高层次,还可以成仙、成佛……老两口本来身体就有些小毛病,一听说练功可以治病,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开始习练。起初他们只是闲暇时在家里打坐念经,可后来自以为

荒唐的大姨

是“练功”让身体变好了,加上邻居的不断误导,逐渐轻信了“法轮功”的歪理邪说,做出了很多的荒唐之事。他们不再去地里干活,说是“师父”帮他们干了;有病也不去医院,说是在“消业”;把省吃俭用积攒的养老钱都捐献给了“法轮功”。每天除了练功,还走街串巷宣传“法轮功”、拉人入教、参加秘密集会。痴迷的老两口也不再照看孙子和孙女,一心传法练功,为此家里的亲戚对他们苦口婆心地规劝,可是他们却依然我行我素、一意孤行。

天有不测风云,由于长期奔波劳累,大姨夫病倒了。孩子们不顾大姨的阻拦把他送到了医院,经过详细检查,大姨夫确诊得了肺炎,医生根据病情制定了治疗方案。可是大姨跑到医院,又哭又闹,坚决不让医生给大姨夫吃药打针,并在病床前给他发功治病,而大姨夫也拒绝医生的治疗,跟着大姨一起胡闹。被“法轮功”“消业”说迷惑的老两口,在医院上演了一场闹剧。没办法,孩子们拗不过他们,只好让老父亲出院回家。

亲戚、乡亲们都来劝大姨她们不要再练“法轮功”了,按时吃药、好好休养。可是老两口不仅扔掉了医院开的药,更是不分昼夜地磕头祷告,祈求师父救自己一命。由于大姨夫年事已高,又忙于练功不能好好休息,没有及时进行药物治疗,最终出现肺炎并发症,咯血、呼吸困难,送到医院时,医生说已为时太晚,耽误了抢救时间。

“不见棺材不落泪,见了棺材不死心!”大姨就这样围着老伴的棺材,仍然不死心念经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心,不知是因为不愿相信老伴离世,还是那颗被歪理邪说迷惑的心,依然没有被惨痛的现实唤醒。

我心里挂起的一个问号

□ 丹琳

那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,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看守所,我抬头一看,这不是我在驻京办看到的那位公安局刘局长吗?他微笑着走向我问道:“还认识我吗?”我说了一句:“认识。”他问:“怎么,你家人来做你的工作了吧,还练不练?”望着他微笑和善的面孔,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闪现:我们都说他是破坏大法的“魔”,怎么看着不像啊!他似乎也很善良。但我马上否定了自己的这种想法,他是用这种假惺惺的关心来动摇我修炼的决心,我不能被他迷惑,谁知道他是什么“魔”呢!不过看他还有一丝善念,我一定要给他讲清真相挽救他。刘局长说:“你出来一下,我们谈谈。”我正想借这个机会给他“弘法”,于是就跟他出来到了走廊。刘局长惋惜地说:“你曾经是一位人民教师,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怎么连李洪志这点拙劣的骗术也分辨不出来呢?李洪志就是有政治野心,拿你们当靶子,跟国家对抗,如果不及早跟他决裂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我说:“我们师父说了,我们不参与政治。”刘局长反问道:“既然不参与政治,跑北京干什么去了?北京是祖国的首都,是全国的政治中心。还说没参与政治,这不是掩耳盗铃吗?”我强词夺理道:“我们

是去北京正法,根本没有参与政治。”刘局长用怜悯的、复杂的眼光望了我好一阵,说道:“别的咱不说了。你也不用为国家着想,也不用为我们着想。你还是为你的家庭考虑考虑,为你的孩子考虑考虑。你爱人曾去找过我,说起你的事,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。孩子才六岁,你狠心地把他扔给你爱人,一个大老爷们儿又要上班,又要带孩子。你换位思考一下,如果你是爱人,你该怎么办?”我说:“修是修的自己,管别人干什么?要是放不下常人的名利情,怎么能修成佛道神呢?”刘局长说:“修得没有人情味,修得六亲不认,就修成‘佛道神’了是不是?荒唐的逻辑!你爱人说了,如果你不转化,就要跟你离婚。在‘法轮功’和家庭之间,你必须做出明智的选择。”我不假思索地说:“想离婚随他的便,我要‘法轮功’,不要家。我的家是很幸福,但家再好,也没有天国世界好。”刘局长说:“不要冲动,冷静下来好好想想,我给你一星期思考的时间。”我矜持地说:“还是你好好思考考虑迫害大法弟子是什么后果吧。告诉

你,再过一个月我们的法就正过来了。到时真相一显,你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最好不要再干迫害大法的事了。我们师父说了,在这个宇宙中,无论谁做了什么,都要偿还的。”刘局长说:“我怎么听着这话恰恰是在说你们呀!你们不是做了触犯法律的事吗?所以你们就得偿还,进看守所、监狱。”我说:“那是说你们常人,不是说我们大法弟子的。”刘局长说:“我们常人学李洪志的‘法’,他管不了我们。你说你们的‘法’一个月就‘正’过来了,那我一个月之后再来看你。如果你们的‘法’‘正’了过来,我马上无条件释放你,还让你亲眼看看李洪志怎样把我‘销毁’;可如果‘正’不过来,该怎么办呢?”我满怀信心地说:“一定会正过来的。”我本来还准备了很多给他“弘法”的话,可在他的浩然正气面前,我那些话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和可笑,本能的一种自卑形秽使我心虚得无法再讲下去。

一个月以后,刘局长果然来了。他进了我们的监室,径直走向我的身边问道:“怎么样,还练吗?你们的法正过来了没有?”我为自己说话没能应验感到心虚,脸上一阵阵发热。但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诫自己,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树立威德的机会。所以我虚张声势,坚决地大声说:“你现在别得意得太早,再过三个月,法一定能正过来!我没有错,我还要继续练,你必须无条件地释放我。”我又一次给他“弘法”。他听了我的话说道:“你现在连你自己都救不了,还能救谁呀?你都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,做了些什么。你还受过高等教育,当过老师,我看你还不如一个小学生呢!”我着急地说:“那都是常人的事。你不明白真相。我说的都是真的,我真的是为你好,是在救度你。”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

那时候,由于受李洪志的“经文”的影响,我们的心理非常扭曲。本来拘留、判刑在正常人看来是非常羞辱的事情,但我们却截然相反,认为“走出来”被拘留才是“真修”,判了刑就是上了“层次”,死了就是“圆满”,所以对此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。刘局长带着遗憾走了出去。同室的人都埋怨我为什么错过了这么好的转化机会,说我太不近人情。我却觉得我这一关过得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吃饭时,“同修们”因为我“关”过得不好,纷纷向我祝贺。我高兴得忘乎所以,好像自己因为过了这一关陡然上了几个“层次”似的。想起刘局长那失望的面孔,我竟然兴奋得跳起来,完全丧失了正常的人性。我们几个人开始对刘局长议论纷纷:“他抓了很多大法弟子,干尽了坏事,法正过来时他首先被淘汰。”“看他脸上那层黑气,都是因为破坏法造的业,这样的人还不应该被销毁吗?”听着这些议论,我内心的另一种声音响起:我觉得他还是挺善良的,这样的人要被“销毁”,未免有点儿太可惜。他怎么一点儿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个凶神恶煞呢?是不是不管一个人多么善良,只要说“法轮功”不好就被“销毁”了呢?我的心里时而挂起一个问号。

(未完待续,文有删改,题目为编者加)

天国梦

——原“法轮功”痴迷者
转化历程(节选)